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谁栽下了树

■ 章铜胜

3月,是栽树的好时候。我在想,地球上有那么多的树,到底是谁栽下的呢?我们的先辈、远古的鸟、一阵风,还是那些树自身?都不太好说。

大多数的树,可能是鸟栽的。鸟无意中在高山上栽下了一棵树,鸟不知道,树也不知道。鸟乘风而来,飞累了,停在高山之上的一块岩石上,想要休息一会儿。那只鸟从远方来,嘴里衔了一枚树的种子,那是它果腹的食物。鸟看见眼前的景致这般陌生,很惊奇,想要发一番感慨,才一张嘴,衔在嘴里的种子就掉了,找不到了。这棵树种来自远方,它落地、生根、发

芽,长成了一棵树,这座山上的第一棵树。一棵来自远方的树,就这样跟着一只鸟浪迹天涯,来到了山上。

在山林间漫步,我常看见或是听见鸟在树上啄食,尖尖的喙,在植物的果实上一啄一啄,笃笃有声,那些果实是它们的食物。鸟们以果实饱腹,吃饱了,它们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,就向远方飞去。植物自有办法保护自己的种子,不能消化的种子随着鸟的粪便排出、落下,树的种子落地生根,长成了另一棵树。

我和老林,坐在河边的枫杨树下,钓鱼聊天,有鸟在树上叽叽喳喳,

我们各忙各的,互不相扰。我看见一坨鸟屎落在眼前的河面上,荡起一圈水波,我在想,那坨鸟屎里是不是也有一粒树的种子呢?我问老林,他哈哈大笑,吓跑了树上的鸟,大概也吓跑了水中的鱼,是不是还吓跑了那棵本可以长成树的种子呢。

我们这儿,有一种树叫“鸟不啄”,这种树应该不是鸟栽下的。

有些树,是风栽下的。我见过风栽下的树,那是乌桕树。村东小河的西岸,有一株高大的乌桕,秋天,树上结满了蜡白的乌桕籽。收割芦苇的时候,我从村东大湖回来,遇上了一阵大风,风吹乌桕,籽落如雨,我看见那些乌桕籽落在地上、掉进河里,被风吹到河的东岸。春天放牛,在河的东岸走,我看见河岸边长出了一棵小小的乌桕树。

一阵大风,吹走了一些树的种子,那些树的种子,有多少落地发芽,

后来又长成了一棵树呢?我们无从知晓,但我们知道,风曾经栽下过许多的树。

树,也是树栽下的。种子从树上掉下来,就落在树下,也许顺着树下的坡滚了一段路,在来年春天,种子发芽生长,如此循环往复,一棵树长成了片森林。也许,那枚种子被山上的雨水又向前冲了一截路,或者被冲进了一条小河里,又顺着河水往下游流了很远的路,在一处河湾停了下来,落地生根,长成了另一棵树。

树的根伸向离自己不远的地方,也会长成一棵树。村外的小河边,有一片槐树林,就是自己成林的。老人们说,槐树不成材,没有人栽槐树的,都是它们自己长出来的。奇怪的是,槐树都是成片成片的,一棵槐树,根系在一片空地上蔓延,用不了多少年,就长出了一片林子,一个槐树的家族。

我们也栽树。小时候,父亲在我家屋后栽了一棵泡桐树,父亲说,栽下那棵泡桐树的时候,是指望那棵泡桐树跟我一样快快长大,长大了好给我打家具用。后来,我长大了,泡桐树也长大了,父亲将泡桐树砍了卖钱。父亲没用泡桐树给我做家具,大概是泡桐树的材质本来就不适宜做家具,也可能父亲只是在拿一棵泡桐树和我开一个玩笑罢了。泡桐树砍了,根没有刨出来,过了一段时间,在离原来那棵泡桐树不远的地方,又长出了几棵泡桐树苗,嫩茎和大大的叶上,布满了茸茸的毛。泡桐树长得快,用不了多久,就是一棵小树了。那些泡桐树长大了,是不是也可以给我的孩子做家具呢?

春天,是栽树的好时候,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学那些可爱的鸟儿、路过的风儿、或是一棵会栽树的树,也为自己栽下一棵树呢?

木棉花落

■ 邱志忠

还没到学校,天空就飘起了细雨,一下子就白茫茫一片。在雨雾的深处,两丛鲜红的云赫然地飘在雨雾中,我不禁得喊了一声:木棉啊!

学校门口的两棵木棉树,已经迎来了属于它们的红彤彤的春天。我撑着伞,看着满地的红花,宛如铺开一圆华丽的红锦缎。“啪”地一声,又一朵木棉花从雨雾中落下,满满当当地落了一地了。

“老师,这么多的木棉花,天晴了一定有人来捡。”

“哦?你怎么知道?”

“当然知道,我奶奶最喜欢这些木棉花了,晒干了给我们煲茶喝,可甜呢!”

“哈哈,你真幸福,有木棉花茶喝。”

.....

雨越下越大,恍惚间,我仿佛真的闻到了木棉花的清甜。

中午,放学了,我站在校门口值班。暖和的太阳冲破了云雾,照亮了树上的密密麻麻的红色的花,就像点亮了一个个的小灯笼,明亮极了。

树下,几位老人正专注地捡着木棉花。黄奶奶戴着老花镜,猫着腰,仔细拨开落叶,捡起一朵完整的木棉花,轻轻吹去灰尘,放入篮中;张奶奶,脚步踉跄,每发现一朵完整的,都露出欣喜笑容;梁爷爷则身手矫健些,边捡边和旁人唠着木棉花煲汤的妙处。他们在树下忙碌,享受这春日独有的惬意。

春天,就是一个淘气的娃娃,落几天雨,跟着又出几天的大太阳。这两棵高大的木棉树,似乎有“下”不完鲜红的花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啊!”我不由感叹道。

周一清晨,我同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,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山茶香。刚坐下,便看见桌上静静立着一个透明塑料罐子。我满心好奇,伸手打开,刹那间,一股淡淡的草木清香萦绕鼻尖,定睛一瞧,罐子里竟是满满一罐晒干的木棉花,每一朵都保存得极为完整。我贪婪地呼吸着这清甜的味道。

这是谁送的呢?脑海中瞬间闪过那棵木棉树,树下老人捡木棉花的画面也随之清晰浮现。突然,一个学生的脸庞在我记忆中猛地一亮。前些天,我们还在细雨中聊起木棉花和木棉花茶呢!

我从瓶子里看到了一张小纸片,拉了出来,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着:“老师,木棉花泡茶喝,祛湿清热,很好喝的!”

刹那间,我眼眶微微发热,内心被感动填得满满当当。抬眼望去,窗外春日正好,繁花似锦,嫩绿的枝芽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似在为这份纯真的情谊欢舞。这春日的蓬勃生机,恰似学生这份心意,悄然润泽我的心田,于这烂漫春光里,绘就一抹独属于师生的沁人芳香。



一段春光属菜花

张成林摄

阳台上藏着一座村庄

■ 陈旺源

春分前的雨水总来得绵密,玻璃窗上蜿蜒的水痕像谁搁浅的心事。我蹲在阳台上给新买的绣球换盆,陶土花盆外壁还沾着去年枯死的根须,手指一捻便簌簌落下些褐色的叹息。楼下的玉兰花瓣在这细雨天开了,白瓷盏似的花瓣兜着水珠,风过时把几点凉意送上六楼,恰好跌进我翻松的腐殖土里。

“阿弟又种花呢?”楼下陈婆婆仰着脖子喊。她总把晾衣杆横在玉兰树杈间,此刻正踮脚收床单,蓝底白花的布料拂过新绽的紫荆,惊起几只躲雨的灰雀。我晃了晃手里油纸包着的波斯菊种子,她立刻从围裙兜里掏出个小铁盒:“上回你说要浅粉色的,我家老头子特地去农科所讨的。”

这般絮絮的对话在小区里流转了5年。从搬进钢筋水泥的格子间那天起,我就学着别人在7平米

阳台“辟疆拓土”。起初是薄荷与罗勒,后来添了蓝雪花的瀑布,铸铁栏杆上缠满使君子的藤蔓,快递纸箱裁成育苗盘,咖啡渣混着蛋壳铺成温床,连台风天折损的绿萝枝条也被扦插在酸奶杯里——仿佛多救活一片叶子,就能在报表与会议的缝隙里多透口气。

前几天,我突然收到老家寄来的包裹,是母亲用装化肥的编织袋裹着个陶瓮,揭开稻草,里面蜷着株蔫头耷脑的植物。视频那头,母亲举着马齿苋比画着说:“你小时候总在田埂上挖这个当宝,城里叫它什么……多肉?”我望着瓮底黏着的红土块,忽然记起老屋后那片荒坡。那时母亲在采石场食堂帮工,我常揣着玻璃罐在野地里消磨整个下午,车前草的穗子、蒲公英的绒球,还有星星点点蓝紫色的二月兰,统统被我收进透明的宫殿。

窗台上的马齿苋在3月初的暖阳里舒展开来,肥厚的叶片像浸过油般发亮。它让我想起灶膛边装棉籽的粗陶缸,想起父亲用柴油桶改成的蜂窝煤炉,想起母亲从厂区捡回断砖,在门前垒成歪歪扭扭的花坛。那些随意扦插的月季与栀子,在油烟与煤灰里照样开得泼辣,全然不似如今精心饲养的盆栽娇贵。

前日公司组织体检,心电图纸上起伏的绿线让我无端想起植物脉络。医生指着某个波段说这是早搏,我却在盘算西向阳台能否种活铃兰。地铁口的白玉兰开始落花了,保洁阿姨扫着满地瓷片似的花瓣,忽然停住扫把,弯腰拾起完整的一朵搁在长椅上。

昨天下班早,我特意绕去花卉市场淘换旧木箱。转角处遇见挑担卖菜的老汉,竹筐里码着水灵灵的香椿芽。他脚边躺着捆带泥的野蔷薇,说是筑路挖出来的,“没人要就晒柴烧喽。”我抱着那丛根须残缺的荆棘回家,剪去腐根泡在维C水里,深夜台灯下看蜷曲的根系缓慢吸水,竟像目睹某种古老的苏醒。

如今,我的阳台藏着整个村庄的剪影:陈婆婆送的波斯菊种子在泡沫箱里探头;父亲嫁接的蟹爪兰悬在防盗网上;母亲寄来的马齿苋霸占着最好的日晒位;上周冒雨救回野蔷薇生了新芽,嫩红卷叶像婴儿攥紧的拳头;对楼新搬来的姑娘隔着雨幕喊话,问能否用蓝目菊换我的铜钱草;她手里玻璃瓶养着的,分明是几枝油菜花。

昨夜,我梦见自己变成颗滚进砖缝的种子,水泥地面在春雨里裂开细纹。月光涨潮时,我听见地底传来悠长的絮语,那是紫云英与苜蓿草穿越20年的光阴,轻轻叩打着坚硬都市外壳。

希望,从朦胧的春雨中清晰地脱出来,带着温暖的笑意,向我热情地招手,悄悄地告诉我:只要心中有春天,人生处处花满园。它们引领着我,坚定不移地走向梦想中的那片山海,去探寻我和孩子们美好的未来。

■ 徐泽燕

是一个生命的奇迹,在春天里尽情绽放,展现着生命的活力与美好。站在花园边,静静地看着桃树、李树的花瓣簌簌而下。微风轻柔地抚摸着它们,花瓣们便如同彩蝶翩跹翻卷,与雨丝一同翩翩起舞,共同演绎着一场浪漫至极的春之舞会。那一片片飘落的花瓣,带着淡淡的芬芳,在空中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,然后缓缓地落在湿润的地面上。而那些花瓣已然落尽的李树、桃树,枝头却已满是簇新的绿意,嫩黄中带着蓬勃的春天气息。细小的果子隐匿在枝叶之间,宛如一颗颗绿宝石,散发着迷人的光泽。它们与那鲜嫩的绿共同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机与浪漫的画卷。

那蓬勃的绿意,清新而迷人,在晨光的轻抚下,闪烁着晶莹剔透

妈妈的爱 孩子的爱

■ 胡美云

与友人聊天,同样是当妈妈的人,在一起很自然地就聊到了孩子。聊孩子成长中的点点滴滴,聊生活、聊学习,聊优点、聊缺点,聊着聊着,不知道怎么就聊出了些小遗憾来。

是啊,不要说手机一打开就能看到的那些优秀到闪闪发光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就是我们生活的周边,比自己家孩子优秀的也很多啊,诸如乖巧听话、多才多艺、学习拔尖这些话题,随便聊聊,总有某家孩子、某种物质超过自己家孩子的吧,眼看着再继续聊下去怕是小遗憾要升级成大焦虑了,两人赶紧双双止住了话题。我笑着调侃:“唉,也就我们当父母的会拿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比这样比那样的,孩子对父母的爱就单纯得多了,真正是毫无保留地接纳与包容着我们。”友也释怀,跟着莞尔,点头附和:“确实是啊!”

然后,我开始反思,是什么原因呢,让我们对孩子的爱附加了许多的条件,甚至苛刻到不断去要求他们努力,只为了能更接近我们心目中完美小孩的模样?

是我们工作的劳累、生活的忙碌?是因为有了孩子后又少了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?还是一直强调的伟大的父爱、母爱给了我们底气?是这些让我们在孩子面前,可以那么理所当然地放大着自己的辛苦、放大着自己的付出,然后再凭借这些,理直气壮地对孩子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吗?

最后,我们还把这些归结为是为他们好、是对他们的爱。

忽然间,我就生出了惭愧,明明是个小小的婴儿为我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,带来了许多快乐啊!

看着她一点一点成长,看着她背着小书包去上学,看着她努力上进,看着她虽未名列前茅但善良热情,作为妈妈,我明明也是开心的啊,明明感觉到了满满的幸福呀!只是,怎么一说到别人家的孩子,就那么自然地搬出自己的孩子与人比了起来呢。再回头看一路带孩子的过程中,我们似乎从没有听到从孩子的嘴里,遗憾地或者恨铁不成钢地拿自己的父母与别人的父母比过。而实际上,作为父母的我们,回身自省,我们也不过是个平凡人——平凡到经不起与“别人家父母”比较的。

想起许多年前,有次和读二年级的小女儿一起吃饭时的对话。小女儿是个嘴甜乖巧、心思细腻温暖的孩子,她一面开心地吃着饭菜,一面毫不吝啬地夸奖着我的厨艺,表白着自己对妈妈的喜欢,对妈妈做的饭菜的喜欢,然后忽然停下了筷子,很认真地甚至带着些忧伤地说着:“妈妈啊,你知道吗?有时候我真的好担心你哪一天就跑回安徽去了,去陪外婆一起生活了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想呢?妈妈这么爱你啊!”

“可是,每个孩子最爱的人都是自己的妈妈啊!”孩子的爱如此毫无保留、如此纯粹,即使隔着近十年的光阴,在繁忙的日子里偶尔的焦虑情绪里,想起小小的女儿当时这样透着稚气的担忧,我依然被温暖着、被治愈着——我呢,作为妈妈的我,对孩子的爱,是不是可以更轻灵一些、更包容一些呢?